

人生

風刺

刺

靈白譯
仲彝





十七年八月二十日付印

(人生小諷刺) 實價大洋捌角

版權
所有

上海棋盤街五二五號
眞美善書店發行
電話中央六四一八號

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出版

一——五〇〇

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
國光印書局承印
電話西三七四三號

目 錄

兒子的否決權.....	仲 葬
爲良心故.....	虛 白
兩個野心家的悲劇.....	仲 葬
西路巡審.....	虛 白
取媚他的妻子.....	虛 白
德國隊裏一個鬱悶的騎兵.....	虛 白
舞樂師.....	仲 葬
理想的婦人.....	仲 葬

兒子的否決權

THE SONS VETO

原书空白页

一

從後面看起來，栗色的髮髻，確實是件神祕的偉觀。頭上一頂黑狸皮帽，帽上一束黑色羽毛；帽下一縷長髮，編結成盤骨的樣子，繞在腦後；這雖似未開化的人所爲，然確是纖巧技能的表示。這種費時間費精力的梳裝，人家總以爲至少能維持一年或一月纔值得，誰知道一到上牀整個兒都鬆散了，次日又得重裝；這祇經得一天的苦工作，浪費得實在太利害了。

並且她完全自己梳的——可憐的東西。她不用丫頭，而這點裝飾就是她唯一能驕傲的地方。可是那痛苦也就夠受了。

她是位年輕有病的女子——不能說真有病——這天坐在雙輪椅裏，推到一片綠草地的前面，聽一隊樂人在暖和六月的午後陽光裏奏樂。在倫敦城外的小公園或私園裏時有本地的團體發起這種音樂會，籌資做各種慈善事業。在大城市中，世界裏往往另有世界，園門外的人不聞不知有這慈善事業，有這音樂會，有這花園；但園門內部却會聚着一大羣興高彩烈的觀眾，對於前列的幾件事，知道得異常詳盡。音樂一曲一曲的奏下去，許多聽衆都回過頭去看那坐輪椅裏的女子，因她地位顯著，所以她的髮髻比平時更引起人家的注意。她的臉不容易看到，可是剛纔說的那精巧的髮髻，白嫩的耳朵和頸項，不肥不瘦的臉圈，都引人猜想正面一定是位美人，可是這種希望，等到事實一穿，都成了失望。這次她一回過頭，真面目就顯露出來，遠不如在她後面的人所想像，所希望的那末美；他們不知道什麼緣故。

內中一樣（唉！人人都這樣說）是：沒有他們想像那樣年輕。可是她

的容貌動人是沒有疑問的，并且一點也沒有病容。她身旁站着一位十二三歲光景的孩子，看了他的帽子小衫，一望而知是有名的公立小學的學生；她每次轉身和她談話時，就顯露她的面貌於觀衆。站在近他們的看客可以聽到那孩子稱她爲「媽」。

音樂會散場了，看客都動身退出園去，許多人有意繞過去在她兩旁擦過，看個清切。差不多大一半的人臨出門時，都要回過頭來，仔細的看她一眼；她安靜的坐在車上，讓看客們走空了，纔沒有阻礙的車着出去，好像她預備着他們來觀看，並且也不在意的滿足他們的好奇心。她抬起眼來和幾個人的眼鋒相接，表示她的眼珠兒是櫻色和順而多情的，惟眼光裏略有悲鬱的神情。

她車出了園門，沿着路向前而去，那小學生隨在椅車旁邊。觀看的人遂互相探問她的來歷，有知道的答案說，她是本區牧師的續弦夫人，又說

她是跛的。人人相信她是位有往事的婦人——天真的往事也說不定，但是有往事是沒話說的。

一路回來，那附着椅車跑的孩子說，希望她的父親在家裏不太寂寞。

「他這幾點鐘裏在家很舒服，一定不會寂寞的，」他答道。（英文文法第三人稱用 *has* 不用 *have*，但那婦人說錯了，說他 *Have*。）

「*Has*——母親——不是 *Have*——」那小學生叫道，語氣裏厭惡得近於粗暴了。「你到現在應該可以知道了！」

他母親立刻改了過來，並不怪他，也不想報復這種粗鹵；那小學生的衣袋裏藏着一塊餅，不時私下拿出來咬嚼，吃得嘴邊全是粉屑；如果那母親要報復，未嘗不可借此端由，但是她不說，他們默然的回家去。

這文法的問題在她生命史上有點關係，因此一路來默默的思考着，面上似乎有些悲容。好像她在那裏思量，照她那樣的生命，得到這樣的結

果，究竟是智是愚。

在北威塞克斯的遠端，離倫敦約四十里，附近亞特比克罕小城，有個小而美麗的村莊，村內教堂教區，她曉得得非常清楚；但是她的兒子却從來沒有到過。這村是她的故鄉，名格梅，此刻她第一件回憶到的事是在十九歲做姑娘的時候。

她記得多清楚那齣悲喜劇的第一幕——她丈夫的第一夫人的逝世。這事發生於一個春天的晚上；她在牧師家裏還沒有候補到夫人的時候，已做了幾年的女僕。

第一夫人死了之後，她忙着把各事料理清楚，報單也發出了；到了夜晚，她黑暗裏出去看她父母（也住在那村上），報告這悲痛的消息。她推開白色的旋門，向西方樹林裏一望，只見魚白色的夕陽已被樹木罩住了；回頭瞥見離旁一個人形，她並不驚惶，但形式上還驚喊道：「喔，老森，

你把我嚇壞了！」

他是她認識的一位年青的花匠。她把最近發生的事情詳詳細細的告訴他聽，接着兩人靜默着不聲不響，心裏存着超脫鎮靜的哲學家態度，因為那傷心的事，雖發生在左近，却並不是他們自己本身。但是，確乎與他們有點關係。

「你以後還是照舊在牧師那裏麼？」他問。

他還沒有想到這個。「喔，是的——我想！」她說道，「我猜沒有什麼變動罷？」

他伴着她向她母親家裏去。不一會他的臂圈住了她的腰；她輕輕地把臂推開，但是他又圈了上來，她就默承了。「親愛的莎非，你還不知道留不留，怕你要個家了罷。我可以貢獻你一個，不過現在我還沒有準備哩。」

「什麼，老森，你怎麼能這樣快呢！我從沒有說我是喜歡你的。這都是你自己情願來跟我的。」

「不過，和其餘的人一樣，試探一下，也算不得怎樣荒謬的事罷！」他彎下身去想接個告別吻，因為他們已經到達她母親的門口。

「不，老森；不要！」她叫着伸手去阻住他的嘴。「這樣的晚上，你該嚴重些。」她告了一聲別，並不讓他接吻，進門去了。

那位牧師就此做了鰥夫，年紀約四十左右，家紀還殷富，膝下子女全無。他的生活，素來非常簡單孤寂，因為附近的地主都不住在村上；這次死了夫人，使他更其不願和外界接觸。閉門謝客，外間很少見他出來，差不多和世界潮流，世界進步，完全脫離了關係。他妻子死了幾月，家中經濟狀況依舊未改；廚子，家事女僕，家室女僕，和在外奔走的男僕，是否在做他們的職務或是曠職偷懶，——牧師素來不知道的。至此他才覺得獨

身人的家裏，他們都沒有事情可做；他知道了，吃了一驚，纔決定裁減僕員。但是預先給莎非料，一天晚上，她對他說要走了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牧師說道。

「森岳生要我嫁他，先生。」

「唔——你願意麼？」

「不很願意，但我總算有了家，并且我聽說我們兩女僕中，至少有一人要辭歇。」

一兩天之後，她說道：「我現在不願離開了，先生，如果您要我在這裏的話，老森和我吵過嘴了。」

他抬頭看她。他從來沒有細細的察看她過，雖則她在房裏時他常常覺得一種溫柔的存在。她是位多麼溫柔活潑像小貓一般的可愛動物！她是僕役中，常常接近他的一人，如果莎非去了，他怎麼辦呢？

莎非並不走，那一個女僕走了；牧師家裏依舊安靜的過着生活。

後來牧師，即脫匯考先生，病了，莎非每天端飯上去給他吃。有一天她離開了房，牧師只聽得樓梯上一陣亂響。原來莎非連人帶盤滾下樓去，把足扭壞了，站不起來。村中外科醫生立刻召了來；牧師好些了，但是莎非却很久不能動彈；醫生說她以後不能再走，也不能做久站的工作。她些少好了一點之後，便獨自和牧師說，她既不能行動，當然祇好離開了。她預備去做坐着的工作；她有一個姑母是成衣婦。

牧師大受感動，因為莎非因了他吃了許多痛苦。他叫道，「不，莎非；跛不跛，我不能讓你去，你千萬不能離開我！」他近她的身；雖則她說不出到底是怎麼一來，她覺得他的嘴唇已貼在她的臉上。他於是求她嫁他，莎非並不能說愛他，不過她一向尊敬崇拜他，就是她願意要離開他，對此端莊威嚴的牧師，那裏敢說半個不字。於是她答允做他的妻子。

一天很清明的早上，教堂的門開了，使堂內流通空氣，哢哢的鳥兒飛進來歇在繫樓上，人不知鬼不覺的在聖餐室裏舉着婚禮。那牧師和一隣近的時候補牧師從左門裏進來，莎非和其餘兩個人從右門裏進來。不多一會就出來了一對新婚夫婦。

脫匯考先生完全知道這種婚姻是社會的自殺，雖則莎非是個毫無疵累的女子；脫匯考先生並不抱怨的遵着收受。他和倫敦南部的一位牧師講好對調，他們倆便趕忙的離開了美麗的鄉間家庭，樹木花草和一切堂產，去住在直長的街上，狹小污穢的屋子裏；鄉間堂鐘的叮噹悅耳聲換了一種極難聽的單調的鏗鏘。這都爲了她的緣故。但是他們已離開了素來知道她地位的人，并且比不論在任何個鄉間少受人家的盤問和指摘。

莎非以女人論，算得是男子可愛的伴侶，但做上等社會的奶奶太太，未免有許多缺點。對於家庭中一切小的精緻，如裝飾禮貌，她很有點天生的

才能；但是講到文雅風範，就是件缺憾了。她現在結婚了已有十四年，她丈夫不知化了多少心血去教訓她；但是她依舊把 Was 與 Were 兩個動詞，混和不能分清，使她相熟的人，難免不生輕意。她現在最大的悲傷，是她兒子已經長大了，不但見得到他母親的缺點，並且能使他感受不快。

她這樣住在倫敦城裏，每天化幾點鐘，梳編她的頭髮，到後來紅蘋果般的面頰，已變成淡紅色了。她的脚自從跌壞之後，一直沒有恢復原力；因此，她完全不再行走。她丈夫漸漸的喜歡倫敦，因在倫敦有完全的自由和家事的秘密；但是他大於莎非二十歲，近來為重病所困；這一天些稍好一點，所以讓她帶了兒子倫獨夫去聽音樂。

二

我們第二次看見她時，已穿了寡婦的喪服。